

CONTEMPORARY WORLD POPULAR LITERATURE SERIES

THE DISCOVERY

墓掘

(美国) 斯蒂夫·谢根著 黄禄善译

当代外国
流行小说
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美国)斯蒂夫·谢根著 黄禄善译

墓掘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8号

Steve Shagan
The Discovery

墓 掘

〔美国〕斯蒂夫·谢根著 黄禄善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地址:南京中央路145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6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94千

版次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199-0/I·86

定 价 3.5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斯蒂夫·谢根(Steve Shagan), 是美国颇有名气的畅销书作家。1973年因创作小说和同名电影剧本《拯救老虎》获作家协会奖。《墓掘》(The Discovery) 写于1985年, 是一部以考古为题材的惊险小说, 情节跌宕起伏, 故事引人入胜。小说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娜是意大利年轻有为的女考古学家, 在中东挖掘摩西时代的陵墓时, 发现了三块金三角, 这对于揭开千古之谜——耶和华的最后谕旨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 三块金三角却奇怪地失踪了, 其中的一块意外地出现在美国的洛杉矶。收藏者索伦森的妻子劳拉因此被害, 不久在海边又发现了貌似索伦森的尸体。劳拉的前夫杰克负责侦查此案, 他了解到索伦森是中央情报局特工, 又是国际金字塔协会的成员, 这种双重身分使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波未平, 一浪又起, 法国和英国的协会成员相继被暗杀, 杰克和加布里埃娜也险遭不测, 而索伦森又奇迹般地复活, 出现在挖掘现场。杰克巧妙地与他周旋, 终于搞清了案子的来龙去脉, 使凶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作者把主要人物频频置身于险象环生、孤立无援的境地, 刻意制造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艺术氛围和张力,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而在每个高潮之间, 又插入若干抒情短章, 使作品显得色彩斑斓, 摇曳多姿。

《墓掘》很善于将考古学、古埃及学、希伯来学等平时一般人视若畏途的专业知识通俗化地穿插融合在小说的人物、情节和主题之中, 成为整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令人读来不仅无枯燥乏味之感，相反增添了不少兴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这些背景知识的穿插，才使得这部充满悬念的惊险小说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

大沙漠中，突兀着一个高120英尺、面积50英亩、巨疱似的沙丘。

这个沙丘叫马迪克丘墟。它是人世间四千年废墟的堆积。公元前各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和野蛮的遗迹，层层叠叠，如同砌墙一般埋在这里。

萨比迪尼教授手举阳伞坐在灰污的敞篷汽车里，眼望着这个丘墟出了神。

他是罗马大学中东研究系主任，杰出的埃及学学者，第一流的正统地志学权威。

然而他的声誉并非在于考古。他长得酷似美国著名影星本·加扎拉，为此经常被人错认。而他也常常以罗马人的典型幽默，签写了许多个本·加扎拉的名字。

在萨比迪尼的将近30年的考古生涯中，他参加了无数次发掘，可是从来不会像发掘马迪克丘墟这样感到震惊。

他几乎难以置信，自从马迪克丘墟破土以来，5年时间已经过去。5年前的夏天，萨比迪尼和他的S国同事加马西博士还信心十足地认为，他们即将揭开传说中的古希伯拉王国的秘密。

根据公元前3500年闪米特人的陶土片的记载，希伯拉王国的社会相当发达，文化科技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时隔一千年的埃及人的羊皮书，则把希伯拉王国描绘成文化知识中心。《旧约》也曾提到希伯拉王国是希伯来人据以命名的先祖希伯的诞生之地。不过这个神秘王国的确切位置却始终是个谜。

探觅希伯拉王国的第一条可靠线索是以典型的考古方式找到的。事情的发生纯属偶然。

1974年春，泰尔附近有个农夫在耕地时发现了一块两面刻着楔形文字的岩石。迄今为止，楔形文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拼音文字。

萨比迪尼和他的女同事加布里埃娜博士对那块岩石进行了拍照和碳测试，确定其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和3400年之间。

回到罗马后，女碑文专家加布里埃娜开始费力地释译岩石上的楔形文字。她年龄不到35岁，可已是当今通晓中东古方言的四位大师之一。

数星期的艰苦劳动化为令人惊愕的结果。岩石上的楔形文字表明：希伯拉王国横贯古代几条贸易通道，在现今阿勒颇南部和大马士革北部之间。

加布里埃娜的高兴很快就被气馁所代替。因为萨比迪尼提醒她，这片区域范围宽广，需要探查的大小丘墟可说不计其数。

接下来萨比迪尼在大沙漠上不怕风吹日晒地勘探了两年，最后确定马迪克丘墟可能是希伯拉王国的遗址。这个丘墟的陡峭形状，以及从中出土的大量青铜时代的陶土碎片，都是促使他作出判断的关键因素。

选定发掘马迪克丘墟意味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要组织发掘队，要筹集资金，要取得S政府的合作，要招募碑文专家、技师、绘图员、建筑师和专职文物人员。此外还要集合全部人马，解决他们的运送和住宿问题。

1976年初秋，在加马西博士的协助下，S政府终于批准了这次发掘。从经费上给予资助的除了罗马大学外，还有民间组织国际金字塔协会。

一个类似法国外籍兵团要塞那样的围场建了起来。高大的白色水泥墙壁围着一个个帐篷、卧室、工作室、餐室、制片室和医务室。

1977年7月，一支发掘队从西东方向挖进了马迪克丘墟。在离墩峰40英尺的粘土乱石中，他们首次找到一项重要的文物：一座青铜时代的门楼。门楼拱梁上面的雕刻画已经脱落，不过由

于萨比迪尼的不倦努力，这幅雕刻画复了原。复原后的画面呈现公元前1600年的祝典场景。一队身穿长袍的祭司和蓄着长须的武士，还有努比亚奴隶，手牵着牛羊，向迦南人的神像巴阿勒鞠躬。

发掘持续了几个星期，然后在总技师的建议下告一段落。那期工程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清理隧洞，安装照明，排除地下水。

到了发掘的第二期工程末，他们挖到了一间暗室，内含大批文物，一尊赫梯少女模样的金像；一个有翼长鬃的石狮；27件陶制品；还有一尊面目狰狞的青铜像，这是迦南人的邪神帕祖祖。

所有的出土文物都经过拍照、碳测试、分类，然后送往阿勒颇博物馆。

马迪克丘墟的其他暗室不断地发掘出文物，但是没有一样文物上面刻着文字。这个横贯中东古代重要贸易通道的丘墟持续保持缄默。一种失败的预感悄悄地在发掘队员中间蔓延开来，因为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书面文字更重要的了。

加布里埃娜尤其感到失望。直到现在，她的释译楔形文字的专长还没有得到发挥。她成了发掘队的编外摄影员。人们见她整天呆在深达60英尺的暗室和隧道里，手中尼康牌照相机一刻也没休止。伴着照相机的持续咔嚓声，暗室不断闪现亮光。

在这几期发掘工程中，她为罗马大学图书馆文物档案室摄制了数百张照片。

她把摄制的迦南邪神帕祖祖的照片放大，挂在自己的工作室，旁边还挂着上次在I国发掘米吉多丘墟时摄制的另一张神像的放大照片。她禁不住对两个神像的外貌相似感到惊讶。中东好几个非基督教民族都崇拜这个邪神，此种现象并不奇怪。但相同模样的偶像同时出现在宗教信仰不同的两个国家，这就令人无法理解了。

发掘的第四个夏天基本上是属于建筑师和技师的。他们清

理隧洞，在暗处添加照明，修建连通不同深度挖掘平面的蛇形阶梯。

7月间的第一个星期里，发掘重新开始，然而整个队伍笼罩着不祥的气氛。日子一天天过去，寻找希伯拉王国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各种各样的文物源源不断涌现，但考古学家宁愿要一星半点文字，也不要那么多金器雕像。

仿佛冥冥之中有个神灵在作弄他们，抛出大量线索，却隐藏着关键秘密——证实当地居住者身分的文字。尽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希伯拉王国依然是个谜。

二

萨比迪尼教授坐在围场外的敞篷汽车里，一边回忆，一边沮丧地摇头。他的视线离开了丘墟。看来发掘能否继续下去，就等这第五期工程的结果如何。

国际金字塔协会一直抱怨发掘没有进展，威胁说要停止自己的资助。罗马大学财经负责人对此的忍耐也快要到达极限。

萨比迪尼重重叹了口气，心想选择马迪克丘墟作为发掘地也许过于轻率。不过猜测乃考古上的通病。说到底，一切分析还得依赖于直觉和运气。

骤然一阵旋风拂过敞篷汽车。尘沙扑面，打断了他的凝思。他看了手表，时间是7月25日下午2时15分。不知加布里埃娜被何事拖住了双腿。

萨比迪尼举起阳伞，爬出汽车，走回了围场。

他刚钻进制片室的帐篷，就撞上从冲洗间走出来的加布里埃娜。只见她赤着双脚，上身穿白短袖实验服，下身是惯常穿的紧身牛仔裤。她拎着几串湿漉漉的胶卷，不自然地笑了笑，“我这就跟你走。”

“现在他们大概已经进入隧洞了。”

“对不起，萨比迪尼。我冲洗胶卷误了时间。”

她旋即将胶卷晾到绳上，走向自己的帆布床，坐在床上穿皮靴。

萨比迪尼常常对她如此不拘打扮感到惊讶。她长着高颊骨，直鼻子，犀利的蓝眼睛，丰满的宽嘴唇。个子高大，身材苗条，举止落落大方。

加布里埃娜站起身，在白短袖实验服外面套了件卡其工作衣。然后她抓起尼肯牌照相机，将垂直的金发往后一甩，笑了笑。“走吧。”

丘陵隧洞的温度要比外面低30度。在C级平面第4隧洞，萨比迪尼正指挥一群疲惫的工人进行发掘。

黑暗的隧道阴气袭人，充满了尸臭和腐味。烛光闪烁摇曳，给潮湿的石灰石洞壁带来变幻不定的怪影。似乎沉睡千年的阿拉伯诸神忽然又开始显灵。

萨比迪尼忙碌地和加布里埃娜说着什么，这时传来了一声金属碰撞的响声。他急忙走到那个正在挖掘的贝多因工人旁边，蹲下身子，轻轻掏着一尊青铜像周围的泥土。他把掏出来的青铜像递给加布里埃娜。加布里埃娜擦去青铜像面部的泥土，发现又是那个迦南邪神帕祖祖。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萨比迪尼说。“希伯来渊源关系。”

她把湿润的头发往后一甩，眼里闪出亮光。“我没说有渊源关系，只不过对这种神像同时出现在宗教信仰不同的两个国家感到惊奇。”

“唔，希望仅仅是惊奇而已。要是我们证实了S北部曾经住过希伯来人，我们的S朋友不会为之激动的。”

发掘又持续了一个小时。萨比迪尼刚要宣布休息，突然听见过道那边响起了一阵阿拉伯语的欢呼声。紧接着一个工头在入口处疯狂地挥舞双臂。“马克塔巴！马克塔巴！”这句话像晴天

霹雳一样把两人惊呆了。因为在阿拉伯语里，“马克塔巴”的意思是文库。他俩急忙冲上前，跟着那个工头跑入毗邻的过道。

工人闪开一条路，让萨比迪尼和加布里埃娜通过。他们走到过道尽头，看见泥壁上已经挖了一个方孔。

加马西博士朝他俩笑了笑。“你们看。”

孔内的情景是令人吃惊的。在一间纯金暗室里，沿墙摆着一排排木架，上面堆有数千张两面都刻着楔形文字的陶土片。居中有尊金像，头戴巨型珠宝王冠，嘴唇留着长须。

这个发现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保存得完美无损的大型王家文库。

叙利亚工人迅速在泥壁挖了一个能让人钻进去的入口。他们一个接一个进了暗室。

加布里埃娜蹲下身子，擦拭金像底座的灰尘。然后她拿起放大镜，对着上面楔形文字缓缓移动。王族姓氏是容易释译的。国王对于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手下官员的名字，皆用直称。有关句子结构和含意自公元前3800年闪米特人使用该语言以来一直没有变化。

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认，握拿放大镜的手在微微颤抖。

人们焦急地望着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显得特别的慢。终于，她站了起来。

加布里埃娜以异常激动的话音说：“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叫伊比特·利姆，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拉国众民之王。此处存放着王家文牍。”

“真主保佑！”加马西说完，欣喜地和两个意大利同事热烈拥抱。

发掘停止了，所有的工人都被召来传递陶土片。从隧道入口、洞内台阶、倾斜的过道，一直到王家文库，排成了长长的人体锁链。沉睡地底数千年的楔形文字陶土片，终于通过各个

工人之手，见到了20世纪的天日。这些陶土片堆放在围场，由贝多因工人分类和拍照。

惊人的发现迅速传遍发掘队，大家临时组织了庆祝活动。桌椅搬出帐篷外，扬声器连通录音机。厨房里，叙利亚和意大利厨子在忙碌地烹饪。甜美的香料味和刺鼻的大蒜味飘溢在夜空。亚力酒和基安蒂酒饮了一杯又一杯。意大利情歌和阿拉伯哀曲此起彼伏。

整个发掘队洋溢着亲密的气氛。5年来寻找希伯拉王国的经历撼动了每个人的心灵。作为考古工作者，应当从失望中看到希望。

欢庆的歌舞越来越狂热，兴奋的话语越来越激昂。

相形之下，围场内堆放的陶土片、偶像等文物倒是冷冷落落。这些代表希伯拉王国几千年文明的出土文物，一声不吭，默默地注视着狂欢者。

尽管加布里埃娜的帐篷临近庆祝场地，她还是未能察觉狂欢的喧嚣。她两眼红肿，右手因长期握拿放大镜而感到酸痛。双肩有如刀刺。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脸颊直往下滴，湿透了卡其工作服。近几个小时里，她一直在研读希伯拉王国的楔形文字陶土片。她既感到着迷，又觉得苦恼。对于那块标示国王印记的陶土片，她才释译了六个字。希伯拉王国的楔形文字是过去未曾见过的一种方言。

直到萨比迪尼把手搭上她的肩膀，她才意识到有人进了帐篷。“休息吧，”萨比迪尼说。“今晚无须加班。”

加布里埃娜搁下放大镜，揉了揉眼睛。“我得马上回罗马。”

“怎么啦？这期工程还有6个星期。”

她站起身，疲惫地抹去额上的汗珠。“我过去没有见过这种方言。形容词和动词是纯正的古代巴比伦楔形文字，但名词的意思不明，使得句子看不懂。”

“你不是轻松地释译了金像底座的文字吗？”

“那些文字是国王的印记。国王、国王的父亲和手下官员的姓名是容易辨认的。但陶土片中涉及到法律、商业、宗教、历史的名词，却是用一种我没有见过的变体刻写的。”

“发掘还得继续下去。”萨比迪尼执著地说。

“没有必要。我们已经获得了大量文物。如果我们能看懂他们的文字，这些陶土片就能提供我们在此觅求的一切。”

“你是说无法就地解决文字上的难题？”

她摇着头，金黄色的披发随之拂动。“我需要罗马大学的设备。我们必须回意大利，萨比迪尼。”

加布里埃娜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倾听古希伯拉王国的声音比继续发掘丘墟更重要。

“好吧，”他点点头。“我去劝说加马西博士。”

三

加布里埃娜一回到罗马，便领着一伙见习碑文学者夜以继日地释译那些玄妙的希伯拉王国楔形文字。

他们找来种种原始闪米特方言，将其中选出的名词任意补入待释的楔形文字句中，希望从此解开希伯拉王国的语言之谜。他们的这种努力，无异于想借助一副画面相似的拼板图画方块来拼凑另一副复杂的拼板图画，其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

10月的一个寒夜，加布里埃娜离开语言实验室，回到了四楼办公室。她来回踱了几步，走到一架旧钢琴前，用食指拨奏披头士名曲《米歇尔》，其后她坐下来，开始弹奏德彪西作的序曲。

她曾在童年断断续续学了几年钢琴。后来，意识到自己音乐才能有限，她便把弹钢琴当成一种爱好——用以安慰自己和激励自己。她喜欢古典名曲，更嗜好爵士音乐。这种美国黑人

音乐引起她的强烈兴趣，她为此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爵士乐曲。

弹完德彪西的序曲，她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点燃一支香烟，背靠坐椅，眼睛盯着墙壁上的两张外貌相同的迦南邪神帕祖祖的放大照片。她再次对这个面目狰狞的偶像同时出现在两个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感到惊讶。

她重新踱着步子，凝神思考两个互不相关的因素：历史和逻辑。根据《圣经》的记载，迦南地是在摩西去世之后由约书亚攻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60年和1240年之间。攻占区域最后包括米吉多，此地离希伯拉王国的南部仅200公里。

难道当时希伯来各个部落已经和希伯拉王国有往来，甚至在那里定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语言会不会互相渗透，彼此影响，逐渐融化成一种新的方言？希伯拉王国陶土片上刻写的楔形文字也许就是这种神秘的方言？

她感到心里一揪。随后她又平静下来，摇了摇头。时间不对。希伯拉王国陶土片烧制的时间要比约书亚攻占迦南地早两千多年。

她深深叹了口气，凝视窗外遥远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灯光。

目前这种考虑还只能说是她的直觉。自从那天进入希伯拉王国文库起，她就有了这种直觉。她迅速走到办公桌旁，翻阅一大叠陶土片的放大照片。

当她取出那张希伯拉国王利姆的金像照片时，她的手指一个劲儿发抖。她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审视金像底座上面的楔形文字：“我叫伊比特·利姆，是希伯的儿子……”

《旧约》称希伯是所有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希伯来语是尚未完全查明的一种古代方言。

她抑制不住兴奋，不顾当时已是深夜，给萨比迪尼去了电话。萨比迪尼在电话里听了她的分析之后，以不赞成的口吻说：“《圣经》是传说，你却把它当成事实。”

“这不错，可是我认为长久流下来的传说比单纯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

“唉，”萨比迪尼的口气变温和了。“我只喜欢你以意大利的方式思索问题。”

“我从来都是以意大利人的方式思索问题。”加布里埃娜回答。“你这是嫉妒我在剑桥大学读了几年书。”

“好啦，时间不早了，以后再来议论你那无用的盎格鲁-撒克逊教育吧。你想要我干些什么？”

“我想用圣经希伯来语的名词来破译希伯拉王国楔形文字方言，需要军事密码人员的帮助。”

“好吧，”他叹了口气。“我给格里马拉迪将军打个电话。现在你该回家了。喝点酒，睡一会儿。”

萨比迪尼和加布里埃娜坐在一位谍报军官的两旁，看着他操纵一台储有全部希伯来语词汇的大型电子计算机。

萨比迪尼神情紧张，嘴里叼着一只熄了火的雪茄烟斗。加布里埃娜低头核对自己的笔记。她已经将一组选定的待释句子译成不完整的圣经希伯来语，并列出了一长串可能有用的希伯来语名词。

谍报军官将加布里埃娜选定的材料编入计算机的密码程序。不到一分钟，屏幕闪现绿光。这表明输入的信息接受了。

“我不懂希伯来语，”谍报军官说，“所以你得指明哪些句子组合是合乎要求的。”

“那当然咯，”加布里埃娜紧张地回答。

谍报军官熟练地按着电钮，让计算机排出有意义的句子组合。计算机呜呜发响，屏幕闪现亮光。屏幕自右至左跳出一排希伯来语词汇。很快地，这些词汇又消失了。

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屏幕才开始出现七个稳定不变的希伯来语词汇。“这个句子组合有意义吗？”谍报军官问。

加布里埃娜盯着屏幕，点了点头，“这几个词的意思是说，我永远铭记……的智慧。”她停了一会儿。“还缺一个词。”

“我们会找到的。”谍报军官信心十足地回答。

萨比迪尼重新点燃雪茄，看着谍报军官把另一批信息输入计算机。

原先那个不完整的句子再次出现，并相继插入了一连串希伯来语名词，但没有一个名词能使句子显得有意义。

谍报军官发出叹息，朝加布里埃娜瞥了一眼。“也许我太乐观了，选择材料就要用完。”他深深吸了口气，又在一系列电键上操作起来。伴随电键和密码的换动，屏幕不断闪现亮光，他直起腰，看看屏幕，接着将最后一组信息输入了计算机。

加布里埃娜屏住呼吸，注视着屏幕闪现的一个新的句子组合。

那个能使句子有意义的插入名词是“耶和华”——希伯来人所敬拜的神的名字。

加布里埃娜面露惊喜之色，朝谍报军官和萨比迪尼转过了身子。“这个句子的意思是说：‘我永远铭记耶和华的智慧。’”

萨比迪尼激动地搂抱加布里埃娜，又使劲和谍报军官握手。“好极了！好极了！”

谍报军官迷惑地望着萨比迪尼和加布里埃娜，他不明白两人为何这样兴奋，也不知道加布里埃娜已经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一个多么重大的成就。

然而即使加布里埃娜本人也未察觉，这个重大成就不仅使古代湮没的文明重见天日，而且带来了当今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希伯拉王国陶土片上刻有耶和华的名字，这给下面的论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现代S人是古代希伯来人某些部落的后裔。早在伊斯兰教创立二千五百年前，那些希伯来人就定居在S了。

在法里士广场一家夫妻餐馆，萨比迪尼邀请加布里埃娜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他们点了烧牛肉、通心粉、肉馅饼，以及鲜樱桃甜食。萨比迪尼还要了白兰地和蒸馏咖啡。

加布里埃娜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打算组织一班人马来释译

那些希伯拉陶土片。

萨比迪尼不时点头称道。可以看出，他的眼里含有某种苦衷。

“怎么啦？”加布里埃娜问。“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在考虑咱俩的尴尬局面。”

“什么尴尬局面？”

“目前中东的政治局势不容许我们公布你的重大发现。为了那几千块待释的希伯拉陶土片，你要对自己的发现保持缄默。”

“我办不到。无论怎样，我不能隐瞒历史真相。”

“要知道，加布里埃娜，希伯拉王国隔了四千年才重见天日。稍有疏忽又会使它沉睡地底。你千万要记住。”

“好吧，”她叹了口气。“我照你说的做。”

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加布里埃娜一头埋在释译希伯拉王国的陶土片之中。许多陶土片上刻着预言，其中部分预言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有块大陶土片预言希伯来人将要离开允赐之地以及两千年后才返回。还有的预言无法完全解释，说什么米吉多是将来耶和华和撒旦的决战之地，但结局没有披露。

月末那天上午，风和日丽，一个年轻助手闯进了加布里埃娜的办公室。他刚释译了一块陶土片，上面刻有希伯拉王国的伟人遗嘱目录。伟人姓名按军事、商业、政治等职业排列。在最后一栏内，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我叫以他玛，是亚伦的儿子，摩西的信使，耶和华最后谕旨的监护者，立嘱将一切葬于希伯拉国王伊比特·利姆的墓室。”

这段文字的内容是令人震惊的。这里首次提及一个希伯来籍的祭司，首次提及以色列人的伟大先知摩西。更有甚者，上帝的最后谕旨可能就在希伯拉王国的废墟中。

加布里埃娜走进萨比迪尼的办公室，将以他玛那段文字的译文搁在他的办公桌上。“这是几分钟前一个助手交给我的。”